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
第二十九回 彩蕭報憤泄讒言 宣喜抒情傳笑語

深窗曲檻語喁喁，弱女居然至性鐘。欲識其人觀所使，大家風度自雍容。

卻說李喜婦與紅雨所為早被彩蕭看破，因為有關眾人顏面，故不肯播弄是非。誰知他兩轉懷忌在心，反將彩蕭葬送。香兒且又護短，彩蕭遂漸漸受起責辱來。氣悶於中，無所發洩。這日偶間穿過假山洞口，在竹林邊小步。

見綠岸邊玉英重迭，雙雙螻蟻銜來。紫苔上銀畫縱橫，對對蝸牛篆就。正自徘徊，聽得有人聲喚，看時卻是喜兒、春曉在九畹軒間坐。於是亦到軒前對面坐下。喜兒道：「鞋子曾繡完否？」彩蕭道：「日日承應，這一晌何曾拈了針線？偷空兒且散散悶罷。」喜兒道：「你有甚事，又有甚悶處？且四娘房內，亦不止你一人。」彩蕭道：「我們同伴空有五六個，除卻綠姐姐，都是混局。」喜兒道：「李嬌娘豈不管事？」彩蕭道：「老奸巨滑，只在主人前討好，我還不知幾時要受他的大害。」一邊說著，兩淚交流。喜兒道：「誰與誰有仇，他必要害你。」

彩蕭道：「他合紅雨在背地裡對抱著，拿那長長的粗粗的黑黑的硬硬的東西往下身亂撞，又說是深咧淺咧，疼咧咧，肉麻不羞的。人家不去理他，他賊人心虛，反倒葬送旁人。四娘只聽一面之詞，單尋我的晦氣，豈不叫人心恨。」春曉聽了，微笑不語。喜兒道：「這是什麼物件，我們從無見過，何不稟知四娘，省得受他悶氣。」彩蕭流淚道：「說亦無益，反添罪過。」

喜兒道：「有甚不平只管講講，省得悶在心裡。你看六娘亦不是傳舌之人。」春曉道：「好端端又說起瘋話來，聽蕭姐姐說正事罷。」彩蕭道：「二娘待四娘若何？從無換得一個好字，長在爺的面前弄些是非。春曉道：「四娘原愛說話，或者有嘴無心，亦未可知。」彩蕭道：「若說四娘無心，天下人無一個是有心的了。我看二娘，言不輕發，都是大娘問道，方才開口，四娘只說要占大娘的頭籌。我看二娘事不自專，必須大娘應允，方才敢行，四娘只說要奪大娘的權柄。我看二娘在眾人身上真心真意，無一些虛假，四娘只說三般兩樣，輕看了他。我看二娘在大爺跟前有剛有柔，無一些邪曲。四娘只說狐鬼鬼計，壓量了人。總之，一時亦說不盡許多。」春曉道：「四娘為人不過忌人之長，都是量小所致，有甚大害？」彩蕭冷笑道：「眼前雖小，日後便大。前者輕輕一事，說是二娘要換彩艾，故買囑輕輕，行了苦肉計。近來渙渙一事，說是二娘要得人心，故勾引渙渙，用了連環法。」春曉道：

「這卻屈死人。難道大爺便信？」彩蕭道：「大爺耳根最軟，這些言語，無有不信，再不疑心。」喜兒道：「四娘說了，大爺也有話麼？」彩蕭道：「爺說：我早想到，婦人最忌有才有名，我若不裁抑二三，恐將來與林宣任三人不能相下。誰知如今竟應了我的意見，作起大來。」四娘又說：「我從前也說過，大娘未必是他敵手，你還怪我。如今若何？」春曉聽了，半晌不作聲。彩蕭又道：「爺又說，四爺手內的紙扇，象是二娘的筆跡。四娘因說，想必是二娘送給的。我想二娘斷不肯寫字送人。筆跡同的多有，如何任意賴得？諸如這些言語，豈不令人可氣？」春曉道：「這益發無有影響。況且閨門事體，不可附會。萬一認假作真，豈不有關名教？」喜兒道：「心正不怕影兒斜，他說自由他說，還殺了誰不成？」彩蕭道：「舌上有龍泉，殺人不見血。人家夫妻好端端，拆散了的是為甚麼來？」春曉聽到此句，蹙著眉頭兒歎口氣道：「古往今來，受這樣害的要有多少，真是屈死了還無處去伸冤。」一面說著，眼圈兒都紅了。喜兒道：「你太也心窄，才聽見風兒就是兩兒。以我想，二娘那樣好人，斷不至被人欺侮。螞蟻咬大樹，也咬得倒麼？」春曉道：「你豈不知我家娘心思太細，若聽得這些話，必然千愁萬慮，無了無休的藏在腹裡。」喜兒道：「愁自然當愁，但在二娘，未必就似你說的這般厲害。他自有一番舉動，你亦不須過慮。」正說著，見彩蕭捧著一盤葡萄從北走來，因笑道：「正好，春大姐在這裡發悶，你何不唱個左手掐葡萄給他聽聽？」彩蕭道：「悶甚麼？」喜兒道：「愁的是將來作了……」才說了七個字，被春曉用手巾將嘴堵住。

彩蕭道：「是了，春姐姐蕭姐姐眼圈兒都發紅，想都受了屈。好話不背人，背人無好話，堵了嘴作甚？」春曉道：「葑妹子，休信他胡謔。」喜兒道：「哎呀！這手巾上是甚麼氣味？還是十五夜裡的那個氣味。」春曉道：「那一條是綠色，已洗淨無有酒氣。這一條是紫色，才使了幾日，有甚麼氣味？」喜兒道：「卻又來，若是綠的，你再也不肯用了。惟其是紫的，那一種腥臭氣所以太重。」春曉趕著打道：「好不知羞！滿嘴亂說。」喜兒道：「好妹妹！我的不是，煩葑妹子唱個曲兒，陪禮何如？」彩蕭道：「我不唱。」喜兒道：「六娘不得與你我照常耍笑，故在此愁悶，你還是唱的好。」春曉道：「好無涵養，不教亂說，又亂說了。」喜兒道：「我本不要說，無奈這嘴不由人，不知不覺就說了出來。喝慣了的水，說慣了的嘴，教我亦無法。」彩蕭道：「我不唱了，給四娘送葡萄去來。」

於是彩蕭亦一同往假山洞口而去。喜兒又拉了春曉在九臯亭對坐，因正色道：「我看你這般一個人材，看上待你的光景，將來跳不出耿家的門。女隨夫貴，弄假成真，切不可學那小家樣子，鼠肚雞腸，狼心狗肺，招人怨恨。」春曉道：「既已為奴作婢，有甚妄想？看我家姑娘的小心謹慎，那偏房側室不作也罷。只求我家姑娘留一條血脈，不枉受一生辛苦，我替他保養成人，以完我主奴一場恩義足矣。至於三娘戲耍之言，姐姐從今後再不可提起。好說不好聽，越發招人忌恨。」

春曉的名字無改，卻聽了多少閒話。我誠不解大娘、三娘是何意見？」喜兒道：「既不得那樣，又不肯這樣，不如出了家好。」春曉道：「這副面孔亦不象個出家人。哭本傷心，人必說『聲如鶯，淚如珠，引人魂』了。笑本無意，人必說『感陽城，迷下蔡，動人情』了。分明有志節，亦說到無志節為止。況心非木石，豈真寂然不動？正恐蓮性雖胎而荷絲難斷也。」喜兒道：「你既無妄想，在姑爺身上，為何又費那一番心機？」春曉道：「既受主人之命，若不用心，便是辜負了主人。萬一受他責辱，不但自己無顏，就是本主人亦不好看。」喜兒笑道：「你居心也似二娘，行事也似二娘，將來品級安知亦不似二娘？光棍不怕出身低，按級轉轉，又安知不作到大娘？那期間，好歹不要忘卻舊日同寅。」春曉道：「行說好話，又瘋上來。」兩人一邊說著，一邊走至欄前看水。

忽從半空中飛來一枚林禽，落在水中。千條練影齊搖，萬顆珠光亂迸。兩人著一大驚，濺得滿身滿臉。彩蕭走來笑道：「你兩特愛水了，若非這一嚇，只怕要鑽入水去。」喜兒道：「好無長進的人！從前鼻涕眼淚，如今又臉笑眉歡。你看這滿身滿臉的稱心稱願了。」彩蕭又笑道：「又不是唾沫，怕生雀癩。」

適才若是大爺，黏痰也是好的。」喜兒趕著打道：「短命鬼！大概是你李祖宗赦了死罪，又來鬼混別人。」彩蕭低低的道：「因為李婆子葬送我，反得了福也。適才聽得四娘向五娘說，過幾日任親家太太那裡，送兩個丫頭來。人已足使，將彩蕭送給二娘，省得領他給貝錦的情。此非我的福來了麼？從此後，我看他們偷了東兩，又去賴誰？」喜兒道：「前日彩艾生了孩子，便送給二娘。如今彩蕭作了賊，又要送給二娘。二娘房裡，豈不成了個雜貨店？我亦勸你們，從今後煉鐵為金，化石成玉。養也養真孩子，偷也偷真物件罷。」春曉聽了由又不得好笑。

喜兒道：「前者兩個對哭，次後一個哭一個笑，如今兩個又對笑。哭亦由你們，笑亦由你們。真象一家人，不消說得。」春曉道：「你們五人，原是老夫人分派，就如彩菽、彩艾，彼此對換，還覺得與理不合，四娘如何肯將你給人？二娘換艾妹子之時，是因五娘不喜歡他，才合大娘商定，稟過夫人換的。

如何自家主得？」彩蕭道：「四娘行事，專要自主。仗那一片好嘴，有天大不是，會說得一些全無。」喜兒道：「這卻是口才，只可惜錯用了。」當下三個人下了九臯亭，又在九迴廊散步。但見萬絲楊柳，染得瓦縫綠鮮鮮。

一帶海棠，映入欄杆紅麗麗。喜兒道：「這真海棠比你那鞋上繡的何如？」彩蕭道：「繡作如何比得上真的？」喜兒道：「春大姐是咱家繡花的國手，你若跟他學了，包管就比得。若如四娘唸書，始勤終怠，濟得甚事？」三人正說，索媽媽在東角門叫道：「春姑娘喜姑娘，大爺回來了。」於是三人方散。

畢竟這一來有分教：萍飛茅樹，群爭谿澗之滋。艾密蕭深，漸減芝蘭之色。